

# 「拆去隔牆」是門檻

侯家源

凡現代龐大企業，分工甚爲複雜，各部門間難免隔牆高築，所謂分工既多，合作不易，配合更難也。美人莫爾斯，憑其四十二年之鐵路老經驗，來臺後對鐵路人員大聲疾呼：「拆去隔牆」，趕運四萬四千噸待運貨物。在第一次會談時常聽到談話中：此某處之事也彼某處之事也，及第二次三會時顯見隔牆已拆動，不聞此處彼處之推託而待運量已日漸降低，也許其隔牆亦日益拆低矣。

夫既屬分工，各有所司，職責既殊，牆自難免，其不同者牆然多，旅居於南美各國的人則較少。僑居於巴西，秘魯各國的人

有高低與厚薄耳！牆愈高厚携手愈難，事業必受其害，我國鐵路向重分處制度，專才多而通才少，易生隔膜，高築厚牆，形成門戶之見，營運效率以此削減，是以亟宜培養通才，實施分區管理，將相當權責，寄諸下屬，使隔牆既低且薄，迺如門檻然，雖有境界，無妨通達，各位交通主管先生，其有同感乎。果能如是請擴展其胸襟，拆除其高築之銅牆鐵壁，祇見門檻不見牆，謀交通事業五馬並馳，共同發展，方不愧爲現代化之交通戰士！

## 阿根廷見聞二兩事

于潤生

或尙多，而到過阿根廷的人則更少。筆者因去秋出席在阿京舉行的國際電信會議，曾在該國首都

布諾賽爾 Buenos Aires 作爲時三個月勾留，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，特就彼邦人情風俗見聞所及，作一個簡略的報導，以供參考。

阿根廷位居南美之極南端，我們在沒有出發以前。以爲距美國或不太遠。可是一經查詢，方始明白，如果由香港乘輪船去，要費時六十天以上，從紐約乘船去。要耗費十八天到二十天的途程，即使由中美的巴拿馬乘四引擎飛機前往，也需時十八小時才能到達，因此我們由臺灣前去阿根廷，也可算是世界上最長旅程之一了。

此次我等所走的是太平洋路線，經東京、越檀島、過舊金山、跨巴拿馬，中間看到了不少的異國風光，也閱歷了不少的驚險鏡頭，更遇見了若干的熱情仕女，因不在本文範圍之內，姑不贅述。我們是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左右到達阿根廷首都的 Ezeiza 國際機場，下機以後，但見機場遼闊，跑道寬長，站屋宏偉，內部光明整潔，各部門工作人員，亦